

静如花开

◎何晓铭 著

这位中学语文教师的文集，成于她传道授业解惑之余，成于她移步青山绿水之中，成于她手捧诗书、口嚼香茗之时，是一路足迹的再现，一缕情思的低吟，一扇心灵之光的展露。



中国文联出版社



静如花开 何晓铭

序

江学恭

去年，筹备第十一届全国青少年艺术大赛之时，一群中学生或歌，或舞，歌嘹亮，舞优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当中的向宇婷同学荣获了全国舞蹈金奖，之后，又在香港、韩国等国际舞台上，为国家争得了荣誉。这群孩子来自金海中学。

于是，我就有了金海中学之行，短暂的停留，感觉这所高举“闪光教育”旗帜的学校，校园里充满着浓郁的艺术氛围。因这个机会，认识了何晓铭老师，了解了她主持的文学社，读到了她十多年笔耕不辍所留下来的那些诗篇，那些散文，那“颗颗”充满女性情思的文字。

现在，她的部分作品将结集正式出版，一个来自基层的作者在文学上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这是一件十分令人欣慰的事情。这位中学语文教师的文集，成于她传道授业解惑之余，成于她移步青山绿水之中，成于她手捧诗书、口啜香茗之时，是一路足迹的再现，一缕情思的低吟，一扇心灵之光的展露。她的作品有如山涧小泉、午后的清风，更如原野上的花开，沁人心脾，让人不忍释卷。

的确，这些静如花开般的文字。在“最安静的安静里”，我读到了一位老师对文字的执著，对情感的珍惜，对生命的感恩，以及对岁月流逝的感悟。晓铭老师是一个有中国风情结的人，热爱江南小镇，热爱唐诗宋词，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她“写古意”，语言优美，淡淡地，凉凉地，哀而不伤，若一弯浮在淮河的新月；她“在路上”，无论是长沙、南靖等地的山山水水，还是大理、沈园的点点滴滴，都是她文字中的跃动的精灵。这些旧而不老的时光，使她不断思考、不断前行。

读一篇好的散文，就如同听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可以说，这本书里的每一篇散文都是一首优美动听的歌。在柔美恬淡、灿若桃花的语言里，作者以细腻敏感的心境，虚实相生的笔触，把人生的酸甜苦辣、生活的悲欢得失，展露得淋漓尽致。

散文写作的最大技巧在于真情。晓铭老师“品人生”、“寄相思”、“忆往昔”，亲朋好友，知己爱人，她都念念不忘。哪怕是一朵桃花，一块披肩，一粒酸枣，她也为之动容。在日常生活中，也许她是一个弱女子，但在精神寻求中，她却用文字与情感的力量温暖了自己的一生。而最难能可贵的是她对文字的坚持与信仰。她说“我始终相信，不管时光怎样变迁，不管我们的心流落何方，总有一个声音在心底呼唤。”这个声音就是她写就的文字，就是她内心深处低诉的灵魂。在这些文字里，我确切地看到了她的清澈而纯净的眼神与心灵。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第一个读到这样的文字，不仅是欣慰，更多的是激动。弘扬民族文化，繁荣文学艺术，在她身上我看到希望与力量。有如此这般辛勤的园丁，一方面亲身示范，笔耕不辍，终有收获；另一方面，又在学子心田播撒下文学艺术的种子，“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些种子必将会绽放更多更美的鲜花，装扮着文学大花园，结出更多更大的文学硕果。

受晓铭老师之托，我十分乐意为她的这本集子写几行文字，借以记录我这份激动的心情，期待她更多更美的篇章。

是为序。

（作者系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

目录

序江学恭 001

写古意

风吹浮世
一觉扬州梦
送 别
重会是何年
暗香如故
当时明月在
今夜，请读书
冷落清秋节
明月梅花共一梦
千年蝴蝶梦一场
青花梦
秋之叹
斯人独寂寞
深深庭院
心悦君兮君不知
一枕桂花梦
瘦

在路上

博鳌，那片海的召唤
长沙的秋
凤凰印象
鼓浪屿记忆
过程
黑将军山之行
今夜，星光如此灿烂
——福建南靖行之一
塔下之夜
——福建南靖行之二
最土的楼
——福建南靖行之三
浪迹高原
恋恋风之情
流金岁月
——拦浪山的那边
梦回沈园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
梦里不知身是客（二）
小院闲窗秋意暖

山水悠悠情
——从化之游随感
最安静的安静
——黄杨山里行走
信仰

品人生

父亲的人生
白粥
表叔
成熟
穿透尘世的眼睛
浩浩阴阳移
活着
坚持
今夜很宁静
阳台
老去
美丽心情
妹妹
命运如驹
那些花香
欺骗
祈祷
人生，不再要彻底
季节人生
人生如书
如果有来世
生活
天冷就回家
为书正名
我们的妈妈
无处安放的疼痛
细节温暖
写在春天里
幸福的方式
阳光总在风雨后
一生不可自决
依靠
优越感
雨夜
原谅
月夜情怀
姿态

白之情
窗
淡
等待中
告别喝茶岁月
绝望
母亲的心
人间四月天
一个安静的小世界
一个人的江湖
因为文字

寄相思

爱，不要再被忽略
爱的故事
爱情绑匪
当爱已成往事
思君令人老
红颜一生，只为情一段
那一份情
情感剧场
伤
相守
甜蜜蜜
相见不如怀念
邂逅桃花
只为那一瞬

——读仓央嘉措

最浪漫的事
玫瑰不代表爱情
追梦人

忆往昔

出门在外
冬日遐思
风
浮生千山路
告别长发飘飘的年代
关于春天
光阴它带走小朵的故事
过年
回家
火鸟
今晚，我用沉默祭奠

那些酸枣粒儿
怀念那一面窗
岁月，在一支歌里淹没
想念披肩
心中的暖阳
寻找春日的阳光
衣服
又是一年三月三
重逢
深秋的怀念
那些童真岁月
初相见
心中的纯银

后记

最初的梦想

写古意

在那一片月光下，在那一阵清风中，在江南柳枝拂过水面的刹那间，我有瞬间的迷惑，我是当年那弹箜篌送春归的女子，还是这月就是那唐时的月，这风就是那宋时的风？

风吹浮世

秋天的晚上有长风穿廊而过，鼓鼓地敲着房门，似故人如约而来。开门，这风里带着寂寥，带着优雅，带着古典的风韵，与我撞了个满怀。

是的，就是这感觉，——风吹浮世。它跋涉了千年，沧桑、淡雅、忧伤却沉静地来了。它从唐宋而来，那些厚重的故事，那些忧伤的缠绵，那些达达的马蹄声，全都化作一阵阵凉风，侵入我的血液。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这风是苍劲有力的，三重茅草是它的战绩，带着它渡江而去，高飞的挂在了树梢，低回的沉到了塘底，却不管不顾诗人的苦闷尴尬。

风是不老的，而人，经不起岁月的沧桑，“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风声中念及这个句子，我似乎看到刘禹锡五更披衣而出，寻找阔别一年的秋风，在依然如去年那般劲疾肃爽的秋风中，诗人的容貌却开始衰老憔悴，真是秋风依旧人非依旧啊。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我有点喜欢这样的意境，雁群阵阵，结伴而行，长啸而过，在风中在夕阳中，投下几方淡淡的剪影，尽显苍凉之美，让人想得开，也想得远。这景致，有“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离别之美，也有“无可奈何”“似曾相识”的深深遗憾之叹。瞧瞧，风动庭树，木叶萧萧，无形的秋风分明已经近在庭院、来到耳边。它就那样来了，如西门吹雪的剑，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安静无声地吻上了你的脖子，鲜血点点，在风中如散开的梅朵，你忘记了疼痛，只是惊异于它的美。

不管秋风曾经是怎样的苍劲跋扈，不管秋风下的景致是怎样的美丽迷人，它给人的感觉始终是萧瑟的，所以，它象征的似乎就是那一个字——“愁”。

“秋风萧萧愁煞人。出亦愁，入亦愁。”忧愁可以催人老，它首先带给人的是憔悴和消瘦。在古代，愁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思家思乡之愁，“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考取功名需要离家，报效国家需要离家，被发配充军更需要离家，所以，愁就那样铺天盖地地来了，沾染了秋风的愁更是让人低迷惆怅。

而另外一种就是为情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不知道为什么，跟现在动不动就吵架，离合来去轻松的感情相比，我总是喜欢古代的那些情，干净而单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思念到憔悴，相思到“比黄花瘦”，这样的感情你还怀疑它的真挚吗？这样的感情不会让人心中唤起久违的温暖吗？噢，原来，思念也是这样的美，原来感情也可以这样的持久！

也许，风从来都没带有任何感情，只是因了季节，因了人世的变故，它就变得饱含情意了。不过，我宁愿相信它是有感情的，无论是欢喜还是忧愁，总会让人想得深远，想得陶醉。

那么，今夜的风，是你的手在轻触我的面颊，抚摸我满腹的心思吗？

一觉扬州梦

青山隐隐水迢迢，
秋尽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
玉人何处教吹箫。

——杜牧

扬州是我的一个梦，一个旖旎的梦，这梦里四散飞扬的是传说中的琼花，洁白晶莹细小，轻舞飞扬，那是一个女子在舞，轻盈，妙曼，灵动。“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这梦，沾染了夜里的雾气，变得湿漉漉的。湿漉漉的亭台楼阁，湿漉漉的心事，如此惆怅而迷离。

一颗细细密密玲珑剔透的心在这湿漉漉的旧街道里辗转徘徊，徘徊，静静地看笼满房檐的斜风细雨，淡淡地嗅着潮湿淡雅的尘土之味，忘却了自己是要来寻诗，寻梦，还是寻人？

安静的是小城，或者更是惆怅的诗人吧。凝视着二月初的豆蔻花，叶渐展开，含苞待放，随风颤袅，暗香盈袖。这是花吗？还是珠帘下的那些红衣翠袖的美人？在这一瞬间，他的眼神迷离起来，曾经缤纷的女子，你们去了哪里？那些耳边终日响着吴侬细语的日子，你们飘落何方？

我想我是爱他的，他的词，他的忧愁，他的那些女子们。如今，二十四桥还在吧，你还站在那里吗，还让明月轻抚你的一管长箫吗？而你，将整个月夜揽入怀中，一如当年，拥她们入梦。如今，你等待的人早已如花飘飞。也许，我是那其中一朵，红尘之中几开几落，辗转反侧，只为追寻我的故土，那梦里回归了多少次的地啊，你是那么淡泊典雅，那么精致安逸。还有你，十年如梦，永远站在波心荡、冷月无声的桥上把箫。我想，我终究会被那丝丝入扣的箫声牵引到你的身边，回归到我的梦土。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连月儿都如此宠爱着你，三分之二的光华给了你，剩下一分，照在我的心上，把我的心化作今日无穷无尽的思念。你在哪儿呢，在我回头的刹那，是否能遇见你的微笑，温润，儒雅，一如当年醉倒了多少红粉佳人。

扬州，我如此想念你，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我的故土，还是我流浪时偶遇的一个情人，如此迷恋，如此盼望。

我不知道该忘记你，还是继续把你追寻。其实我很恼你，恼你在红尘之中入诗入画入情入景，占尽无数风流；我恼你，用一分如诗的轻愁笼住我的心；我恼你，在今夜再一次入我梦。

送 别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晚风吹拂的时候，我的心中忽然响起一首久违的曲子，我的脑海突然闪现远隔千里的前山河畔。

长长的河畔，点点灯光幽幽地亮着，月亮像是被打碎了，一片一片被摊开在河面，随着涟漪的波纹泛着细碎的光，让人幻想着水面的深处，是怎样的美丽神秘。晚风拂来，发丝纷飞，木质的护栏边，散落着三三两两的人影，有隐忍的轻笑，有轻轻地叹息，还有默默无语的凝视……

此情此景让我忍不住低低地吟诵徐志摩的那些句子：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依徊……那个时刻的我心里充满着忧伤，我是爱着那片河的，我是留恋那些晚风和夜色的，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依然选择与它告别。

在古典诗词里，告别总是发生在秋天，而我的告别却在春天。早春里有蓦地一点清寒，有满地的青草，满城的花絮，如满腹的闲愁，数得清楚吗？

后来，我偷偷捡了一个细雨的日子独自去河畔，湿湿的空气里尽是绵亘不绝的忧伤，我仰面，细雨迷蒙，在我的肌肤上纷纷扬扬地弹奏一首告别曲，恍惚中，我看见水之湄的那位白衣女子泛舟飘过，长袖拂在琵琶上，她轻启歌喉：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多少年了，送别的曲子依然这样扣人心弦，告别的场景里总有雨，总有不舍，总有忧伤。瞬间，我似乎听到了达达的马蹄远去，天空中，晚风依然，烟雨依然，可是，弦断了，歌止了，人归了。

我看不到那些人影，似乎自己也乘风而去。

我没有归去，同样的一片夜色，同样的一片河水，同样迂回的长廊，同样悠闲的垂钓者，淡淡的背景音乐，晚风卷着水质的清新扑面而来，赋在薄薄的春衫上。也是同样的轻寒阵阵，刹那间，我恍惚了，我到底身在前山河畔，还是伫立湘江边上？

古城在夜幕里退隐，似繁华落尽，只剩下亘古的江水无休止地拍打着堤岸，有点寂寞，有点苍凉，像是午夜梦回，琴声悠悠，让人捉摸不透，我是已经离开，还是依然在这里？我是贪恋离别的忧伤，还是渴盼相遇的喜悦？或者是着迷那一支古曲的淡雅意境？

此去经年，那些奔流不息的河水会忘记我的容颜，那些月夜下的相聚和别离会物是人非，不如在今夜喝一点酒吧，为了那些美好的情怀，为了这曲动听的歌谣。

重会是何年

友人给我留言：不知重会是何年？

看罢，不禁莞尔一笑，为着这古诗词般的情怀。

曾几何时，我们已经离开这感觉甚是遥远了。在交通工具日益发达、社会不断进步的今天，我们已经无需在分手之时发此叹息了，也无需斟酒劝君留，莫匆匆归去。现在的时间似乎都很珍贵，没有那些闲情逸致了，因为那些东西都不能产生效益。人生的高速公路上，我们的脚步飞快，来去匆匆，别离是很容易的事，推着行李箱，在播音员甜美的报站声中，丢下一句话：有事电话联系。哪还顾得上去看杨花飞谢，柳树依依，更别说还有那一份折柳赠别的情怀了，这个古人万般不舍、惆怅无比的折柳相送的姿态，在单位发的某幅年画里会有罢。

与之消失的，还有那些昔日情谊，前日，深圳某个朋友对我说，这个城市现在流行着一句话：我会请你吃饭，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不会借钱给你，因为我不知道你下一刻会在哪里。他说的这个“下一刻会在哪里”，决计不是我们前人的“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的惆怅和迷茫吧。朋友的解释是：我不知道你借了我的钱之后是否会消失殆尽，到哪儿去找你还钱啊。人情之淡薄，世态之炎凉，尽显其中。

我是一个懒惰的人，工作之外便继续在自己的慵懒之中，看一下翻卷的云朵，翻几本古旧书，写几颗散淡的字。最怕友人与我大谈股票生意经，我说没兴趣之后，对方大瞪双眼，叹息一声：“你啊，这个世界没有你理想中的家园生活，你要学会理财，现在的社会，你跟不上时代可不行哦！”被他这么一说，我会觉得很自责，觉得自己确实不应该这样懒散，看

看曾经的同学，一个个多奋进，都是多有出息，而我很不求上进了。

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懂这些，为什么一定要紧紧地跟着别人走，一定要把自己弄得连好好坐着喝茶看书的时间都没有，那样才算好吗？有时候，听到别人老是抱怨忙、忙，可是我知道他们都是心甘情愿的，也是骄傲着的，似乎只有忙才可以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不是个闲人。可是，是个闲人是否真的很无能，很丢人呢？

也许这个社会确实进步了，它的进步速度让我们不得不加快脚步前行，我们因此得到了很多奢华的享受，那是会让古代帝王将相都望尘莫及的优渥生活。只是，我们同时也失去了很多美好的享受与感觉，失去了那种“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的闲淡悠适，那种“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的委婉含蓄。飞机列车的快速运转让我们无法“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无法体会“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美丽感伤。手机电子邮件的盛行，让那些期待“云中谁寄锦书来”的心境，恐怕再也无法重现了。

脚步匆匆的人呐，我们还能否留下点点时间在廊前静观双燕归来细雨中？还能否在风清月白之夜中，遥忆故人之情？还能否轻轻问一声：重会是何年？

暗香如故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写梅花的诗句不甚其多，最喜欢就是这句了。读诗如赏画，淡淡的，朦胧清幽，置身其中，是景也是情。

能够把梅花写到如此极致之境，能够爱梅如此纯粹，终身与梅相依相伴过日子的也只有他了——北宋诗人林和靖。据说他的诗能够流传下来的也就是这一首，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压尽千古无诗才！他似梅，梅亦幻化成他！

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

自古以来，梅在人们意象中都是清幽圣洁之花，冰天雪地里孤然盛开，所有琐碎尘埃在这冰盈纯洁中纷纷退避三舍。你百花虽姹紫嫣红，娇艳无比，可哪一朵能够耐得住这清寒孤寂，哪一朵有我这般冰肌玉骨之身？

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彻。所以，梅也就成了历代文人墨客的梦，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清高圣洁之理想，全部被梅所承载了。

如果说华贵娇艳的牡丹需要雍容大气的盛唐做背景映衬，那么梅的暗香疏影、冷花淡萼在孱弱的宋朝更显突兀。多灾多难的宋氏王朝里，大批文人志士以抗金救国为己任，大难当头毫不退缩，他们洁身自好，正直不屈，梅，在这一刻，更是升华了其象征意义。“欲传春消息，不怕雪埋藏。”“更无花态度，全是雪精神”。他们无法改写历史，大多“零落成泥碾作尘”，却也曾经“散作乾坤万里春”让历史记忆了他们，让梅在花中更显其高雅之傲性。

一朵梅花，再怎样孤洁清冷，也有她的际遇，她的故事，她的感情。赋予她这份色彩，更增添其娴静忧郁的清美，读梅的故事让人回肠荡气，顿生缱绻情愁。在清风的午后或凉月的初夜，这一缕淡淡清愁的暗香会悠然袭来，如同它的主人，浅笑盈盈，袅袅婷婷向你走来，让你在刹那间怔住。明月梅花共一梦，她，是否曾经来过我的梦中，从那遥远的冰雪北国、从那温柔敦厚的历史中款款而来。她，白梅如雪，不染尘埃，却生错在爱牡丹的唐代，要去与杨玉环那株洛阳牡丹争艳。丰盛的物质生活，我是不屑的，我的爱情既然敌不过回头一笑百媚生的牡丹，那就不要了吧！我就在这儿，影自婵娟魄自寒，在你曾经看我笑语翩跹的梅林化作一株枯梅，冬风萧瑟，幽幽叹息：既生梅何生环？回首前尘往事，雨打风吹去，一抔净土掩风流，来生再见了！唉，如此清瘦幽谧之女子，竟然藏着一颗执拗孤高之心，让我们惘然，却又忍不住为她的清洁自诩喝彩！梅花开似雪，红尘如一梦。

还记得《梅花烙》片尾中，浩桢抱着吟霜的遗体策马奔去，茫茫草原，两只白狐在青青

草地间嬉戏归隐而去，画外音是吟霜对兰馨说：“死亡没有办法结束人间的真爱，只能把它化为永恒，与天地同在……”“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最销魂梅花三弄！”“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姜育恒将一曲《梅花三弄》唱得低沉缠绵，打动了多少敏感柔软的心啊。

呵，梅般的情操，梅般的劲节，梅般的爱情，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承受得起的。

梅如芳魂，只寄知音！

当时明月在

或许是因为我出生在有月亮的拂晓，或许是因为看多了古诗词中美丽忧伤的月亮的影子，更或者，是月亮陪伴了我这么多年的岁月，它的清辉浸润到了我每一个细胞，我不得不爱上了它。

最早识月还是孩提时代，月亮是属于孩子特有的快乐，月亮下的游戏，月亮下在奶奶怀里依偎着的夏日清凉，就连“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句，我们摇头晃脑也能吟出其中的快乐，那是属于懵懂的童年特有的味道。“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那时候，月亮不是月亮，它是一个纯纯的梦，是一首清亮的童谣：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如今，月亮下那些过去的故事依然鲜活在记忆中，变成了更加古老的故事，而多年前讲故事的人，摇着三寸金莲的奶奶早已逝去，淡化成了一个故事，成了我记忆中朦胧的月亮的影子，“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它开始忧伤，我爱着的，也怀念着的是那些逝去的岁月，和人。

读古诗词，认识了很多不同的月亮，以及写月亮的人。原来，月亮是一种情绪，是一个寄托。喜欢李白的痴月情怀，读他的那四百多首写月亮的诗，我迷糊了，到底是月亮赋予他浪漫的情怀，还是他使得月亮更加空灵飘逸？在月亮下，他的快乐，是一种奔放的几近成仙的痴恋；他的愁，也都成了一种惘惘的快乐。“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醉月的不是孟老夫子，而是他自己！羡慕他的这一个月光世界，如此远离喧嚣尘世的未受污染的世界，无论怎样变化，永远是那样幽冷而静谧，写月亮写到如此透明空灵的境界，从古到今，恐只有他一人吧。只有佩服的份。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能够把爱情写在月亮下，把爱情淡到极点的思念，淡成一种细细的哀愁和回忆的惘然，也只能是晏几道了。繁华的人生是一场巨大的帷幕，它在身后收拢过去的时候，他依然痴，依然不谙世事，贫困潦倒，诗词却依然清丽妩媚，不沾尘埃，却坠入奢靡旧梦，繁华一场，梦一场。只有小苹，还站在月亮底下，对他浅笑盈盈，幽幽人影，满地落花，在明月下的离别，是永生，不得不哀愁。

很多年了，喜欢在有月亮的晚上散步，然后抬头，看深远的夜空中的云系，泛着层层圈晕，围着月亮淡淡的扩散，而月亮，包裹其中，清淡的光辉倾斜而下。沐浴着这层光辉，始觉自己也变得淡雅忧伤，在花间，在庭中，轻灵走过。“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我是否迷恋上这种情怀了？

有人说，喜欢月亮的人是生活在梦幻式回忆里的人。也许，这种感觉像是一首二胡曲，带着悲辛无限，却也快乐入云，快乐和惆怅之间，谁能分清界限？

带着怀念走路，带着记忆中的诗句走路，带着梦中的向往走路，我不再飘逸，不再抬头仰望苍穹中的那一轮明月，不是不爱，只是，它已在我心中。

今夜，请读书

读书读到白乐天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时总是忍不住遐想一番，清寒的夜里，雪落无声，门扉轻掩，一两星红炭映照着诗人清癯的面容，炉上温着的酒在那里滋滋地响着。那该是何等惬意之场景啊。

我喜欢这样读书，喜欢在寂静的夜里关闭门窗，冲一壶香茶，翻开案头的一本本古书，感受着古人“雪夜拥炉读禁书”的惬意。读那一首首诗篇，如同走进一个个历史悠久的朝代，感受他们的故事，体会他们的情怀，寻求到与他们精神契合的愉悦。

读一首诗，如同看一部电影，或者胜过看电影，因为文字给人的感觉更丰满，古人的形象在字里行间变得那么栩栩如生，真实得如同你身边发生的事：

屈子失了魂魄般的在汨罗江畔吟哦：“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一池江水从此变得异常圣洁；桀骜不驯的李白看到杨玉环的美丽也忍不住提笔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帮文人在岐王宅里慷慨激昂，王维挥毫写下“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于是故事中的另一个故事——息夫人从春秋的战争中向你款款走来；在一个花好月圆的时候，张生念着莺莺托过来的纸条“‘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心里满生欢喜，遂跳墙而去”；每一个诗人都有他特有的情怀，每一首诗词都有相应的故事映衬，在每一首诗后，你都可以充当一个最有才华的编剧，因为想象的空间足够大，不管诗中的人是风流洒脱还是苦闷压抑，不管故事中的情节是浪漫潇洒还是凝重沉郁，这里都是最好的舞台，可以无限度的尽情上演。

可是，人性异化的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失去了古人读书时的那一种平和淡雅的心态，失去了生命所本应具有的轻盈，被肉体具有的各种欲望所拖住。读书的人少了，读古书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也许诗人的那种洒脱拿到今天来是要被笑话的，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可能要被人不耻的，贺知章用金龟换酒的豁达，也许有人会说那是愚蠢的行为，杜甫在小儿子饿死时顾不上伤心而悲悯天下苍生百姓，也会被人当作一种做作的行为。诗人的率性，诗歌的风流，都是属于前朝旧事。

欲望是填不尽的，烦恼是越来越多的，在尘嚣的今日，不如停下在尘世中追逐的脚步，在这样的夜晚歇歇，点一盏灯，翻开一本古书。静静地，你会发现心灵越来越安静，灵魂越来越轻盈，夜晚，越来越美好。

在这样寂静的夜晚，读完书从房间里走出来，你会看到繁星满天。哪颗是屈原？哪颗是杜甫？哪颗又是李清照呢？而刚才读书的感觉就会如同那一道星光，从宇宙深处，从历史长河中跋涉而来，在今夜与你相遇，美不胜收？

冷落清秋节

暮色四起的时候，我乘车回住所，只穿一件衬衣的我蓦地感觉到凉意袭来。抬眼望窗外，花红柳绿的城市在暮色下竟然有了一种莽莽苍苍的感觉。

习惯了珠海的色彩斑斓和轻快舒服，陡然走入这苍茫的境地，让人顿感落寞。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原来，再怎样的繁花似锦，终有被淹没的时候，这冷清时节！

我背包停驻在一个冒着热气的包子铺前，看丝丝缕缕的白雾升腾开来，很想拥抱这肆意泛滥的温暖。

转身行走，夕阳越来越淡了，淡成了背景；秋风越来越凉了，凉成了主旋律。几片叶子影子般地飘了下来，寂寞地躺在我的脚边。万家灯火次第点亮，在风中闪烁，我在黯淡中晃悠的心被照得酸酸的。

这深秋时节，连月亮都弯成了一眉淡淡的清愁，复印在深远的苍穹，一帘秋梦挂在了我的窗外。我坐在窗前不敢掀动帘角惊扰那一帘幽梦，就这样隔帘张望。

这月色，应与千年前的月色同样的清冷吧，秦娥的箫声似乎还在呜咽，卷着千年相思的清愁在幽幽的天幕下铺盖过来。

自古多情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

愁是心上秋啊。

只有在这样的季节，只有在这样的境地，愁绪才会如影相随，相思才会如秋水深浓。

所有敏感的纤细的心思被清秋点燃。一个片断接着一个片断，播放着所有的光阴，来来去去的人摇晃着身影，我却不能开口说话。

夜到深处，是寂静；情到深处，是孤独。我坐在它的深处，似一棵孤零的树影，秋风一过，树叶便在红尘中翻飞。

月华如水，照了那头又照这头，我的枝桠在光阴中几枯几荣，与尘世不断告别，又不断重逢。

明月梅花共一梦

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我想我是爱梅的，不知道是从那一首诗词开始，还是从那一幅画卷开始，抑或是从那一年的冬天开始？

我没有见过真正意义上的梅，于是，我总是幻想去到那样一个地方：空旷的山谷，寂静的月亮下，纷纷扬扬的雪花，一树一树的梅，红的，白的，静静地绽放，与雪花缠绵，与月华辉映，有着旷世的寂寞，有着清幽的暗香，有着遗世独立的风姿，有着坚贞不屈的情操！

“雪里清香，月下疏之。更无花，比并琼枝。”

这遒劲的树枝，点点梅朵，如印在眉间的朱砂痣，如宣纸上氤开的笔尖，渗入心中，浸入骨血，从此情牵相依，挥之不去！你到底是花，还是我的情人？无论你是谁，我都要与你携手同归，一起入诗入梦！

董小宛说：“我十有八日寝食俱废，沉沉若梦，惊魂不安。今日一见君，便觉神怡气工。”然而，这个让她神怡气工的人却并没在始初同样待她，而她却认定了他——冒襄。“香姿五色，神韵天然”的一代才女从此洗手煲汤管理财务，终以其贤德美貌和才气赢得冒襄深爱，但那是在她身后才发现自己如此挚爱着她，为她写下万言书《影梅庵忆语》。可是，人已死，失去后才懂得，那又如何？古往今来，负心男子甚多，我替小宛不值，她却在艰寒中受尽苦难而心中充实平静，为他生为他死，如梅一样耐得住清寒，高洁坚贞，挚爱一生，无怨无悔。梅般的情呵！我肃然起敬。

陆游叹道：“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我怎样才可以化作千亿个身形，去赏每一株摇曳的梅呢？呵，爱梅吧？是把梅爱成了人，还是把人爱成了梅呢？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沈园，唐琬，四十年，重相遇，还如此情深深，意绵绵！这连续三个“错”字，如利剑，穿过千年时光，穿过滚滚红尘，直抵我心脏，忍不住弯下腰来，痛！痛！痛！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她已经去了，用情用到过度，伤心到无处安身立命。但是，她留下的情，纠缠了他的一生，他余生的爱，余生的诗词，总是有梅的影子。在诗人的心中，到底梅是她？还是她是梅？

是否，如梅的人，内心都是极其坚韧执著的？

或者，梅的前世都是一个人的灵魂？

姜育恒唱：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最销魂梅花三弄……

清寒寂静的夜，黝黑深邃的空间，这样的曲调苍茫温柔，沁入灵魂，如那雪花融在梅心，铸成一滴千年的泪，我在泪花中看见我的前世，不断生长，生长，生长，生长在云烟的深处……

最销魂，梅花三弄！

突然的，我想去看梅，最好是在宋代，寒冷的朝代，冷艳的馨香；我想去画梅，最好是在月夜，纯净的光华，流动的神韵；我想去爱梅，最好是在那一个人身旁，以诗做剑，以梅做茶，谈笑间，年华滔滔而流，一轮明月停在窗前，安静地笑。

千年蝴蝶梦一场

从来没有一首歌让我这样忧伤，从来没有一个故事让我这样感动。今夜，一首歌与一个故事相遇，如同小龙女与杨过的双剑合璧，花影相叠，剑气相容，开出一朵美丽的花，那样鲜妍，那样纯净。

我就坐在这朵花的中央，它弥漫的忧伤和优美的气息一点一点地渗透到我的骨血，把我在俗世里沾染的那些尘埃抽丝般的剥离。顷刻间，我的脚步轻盈明快，我的羽翼晶莹剔透，我成了那一只蝶，那只被吟唱了千年的蝶。

如果你能遇见我，你是否看到了我双翅上飞舞着江南的春色，飞舞着朝霞的明媚，飞舞着曹娥江畔氤氲的水雾？

我就是那一只蝶呵。

阳光下，每一朵花都慎重地开着，她们看着我，眼含热泪。我微笑着，一朵一朵地轻吻着她们，我前世的友人们，我那些同窗共读的同学们。

我双眼蒙眬，这里，是如此的熟悉啊。那一处亭台，朱漆斑驳，却仍然碧草青青，十八相送，那挥了又挥的手，似乎仍旧在眼前晃动；那叮嘱又叮嘱的话语，似乎仍旧回荡在耳边。当年飘飞的那一方手绢，是否被岁月浸染成一朵五彩的云，正挂在西天的一角？

三年同窗，三年的欢笑，三年的点点滴滴，吟诗作画，抚琴低唱，游戏于山水白云之间的足迹，都在这里，都在这里呀。

马家的逼婚，母亲的无奈，带血的凤冠霞帔，无助的哭泣，也在这里，也在这里啊。

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那一刻，花儿哭泣，天空叹息，群山死寂。

云山叠叠水茫茫，送客临歧欲断肠。义重情深化作别时容易见时难，此去经年，此去经年啊……

如果，你是路人甲，你可曾经听见冬雷滚滚，你可曾看见断碑愈合？你的眼里是否泪光闪动？你的心中是否波涛翻滚？

噢，请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难过。人间无缘同举案，但求天上同蹁跹。

你看，风停了，雨住了，微蓝的天空上云彩流动，空气里蕴涵着青草的芳香，风儿柔软得如锦缎拂面。那每一朵花，每一颗草，每一棵树，都散发着醉人的温柔，一切都变得安宁了，因为，一个美丽哀伤的故事飞出来了，一段婉转缠绵的音乐拉响了：

“彩虹万里百花开，蝴蝶双双对对来。天荒地老心不变，梁山伯与祝英台……”

亲爱的朋友，此刻，你的梦中是否有个影子在游离？你的心中是否有支歌在回荡？如果你想唱就请唱吧，如果遇到爱情，但请轻轻地、温柔地对待，不要辜负了这般美好的景色，不要错过了这般纯净的爱恋。

不要记起那些忧伤，不要记起那些无奈，只要记得我来过这里，记得我的翅膀上飞舞着

的故事，它不是神话，却比神话还要美丽。亲爱的朋友，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呢？

青花梦

我是一个有中国风情结的人，喜欢江南小镇，喜欢唐诗宋词，喜欢用青花瓷杯喝茶，喜欢在一首首中国风歌曲中神游数小时……

前不久，偶然淘来一件青花披肩，甚是喜爱。

略偏米色的白布上点缀着朵朵青花，普蓝色的包边勾勒出披肩优美的曲线幅度，两个小小的流苏垂在前下方，精致而可爱。粗布的手感，更使这一件披肩的古典韵味发挥到了极致。

青花，本是古典的象征，普蓝和米白的搭配是如此协调，带有浓浓的书卷味却不沉重；灵动活泼却不浮躁；有怀旧味却又飘逸出尘，灵动饱满而不张扬。

这样一件披肩，很容易让人想起《蒹葭》中的句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我想，每一位古诗词里的女子，都应该拥有这样一件青花披肩的吧，淡淡的月光映照着斑驳的古墙，婷婷袅袅的身影悄悄消失在曲折迂回的巷陌……

顾不上依旧清寒的天气，我迫不及待地将它试穿。

镜子里浮现的是一朵彼岸花，轻轻柔柔，如雾如烟。那人也因此变得灵动起来，有着江浙女子的韵律，又有着林妹妹的风骨，山如眉黛，眼横秋水。

用青花做披肩的图案，如同用上好的泉水来泡好茶叶，如同用优雅的心情来品味一段美丽的文字，如同一个极品男人来配一个倾城女子。

曾经有一个梦想，为自己设计一间古色古香的书房，窗台上是手编的竹帘，上面绘着清淡的山水画，一支寒梅悄然探进室内，正好窥见榻榻米上一方矮矮的小茶几，一套精致的紫砂壶上氤氲着缕缕清香，那一位身着青花披肩静然端坐煮茶的女子是我罢？

周杰伦一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我仿佛看到了易安居士的少女时代，“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一扇朱漆门后的她等待的不就是那乍然欢喜满心感动，却又弥漫着一缕愁情的古式爱情？

如果可以，我愿意等，如果值得，我会一直等，等待月色被打捞，云开了结局，烟雾飘散，一朵青花，从中徐徐升起。

这一件青花披肩，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

秋之叹

起风了，树枝轻轻的摇曳，满地淡淡的阳光，温润而清淡，我抬头看远处的青山，深邃浓郁，起伏不定，秋意渐浓了……

我一直都是喜欢秋季的，或者是喜欢秋天这一份淡淡的凉，喜欢裸露在外的肌肤轻触这一季节特有的清寒，既不浓烈又不寡淡。它使人有一种轻微的感伤，又有一种微微的感动。在高远的天空底下行走，转身看看洁净的道路，似乎可以窥见自己的影子，过去的，或者未来的。

秋，是个适合怀旧的季节。就像在深夜听到某首乐曲切合自己的心境，刹那间肺腑内有一种隐隐的震动，鼻尖有些微微的酸，那也是常情。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秋高气爽，澄碧清澈的景致足以唤起人们心中的美的感觉，加上那浩浩渺渺的秋水，载

着浓浓的秋意流向远方。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如果没有这一句的描写，它的美似乎单调了一点，所以，在这样的场景里，需要一场离别来衬托，远行游子的脚步，你是否被铺天盖地的芳草淹没了？为何见不到你的身影？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于是，一场美丽的秋景终于在月明中升华，在高举的酒杯中沉淀，沾染了相思的秋是否更美？

黄叶无风自落，秋云不雨常阴。

天若有情天亦老，摇摇幽恨难禁。

惆怅旧欢如梦，觉来无处追寻。

这是一首叹秋之词，不仅显出秋天的悲怆之情，更是将一生的悲欢离合演绎成一场梦幻般的片段浮现，让人惆怅不已。似乎，秋给人的就是这种感觉，或者，也只有秋才能让人感慨万千。

记得琼瑶女士的《三朵花》的主题曲引用的就是这首曲子。这部片子看过多年，剧情已经忘了，只是其中的格调仍记于心，美丽的姐妹花，浓郁的爱情，变化莫测的人生，流离失所的结局，都是在秋天里一一展现，一抹斜阳，一阵烟雨，渺渺茫茫。

翻阅古诗词时发现，秋，在所有文人笔下都是一个具有枯竭衰败的意象，杜甫写“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是可以理解的，他本是个沉郁顿挫的人，可是连生性浪漫洒脱的李白都感叹：“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原来，再怎样洒脱的人都难过“秋”这一关。

但愿在这个即将来到的秋的面前，我们能赏秋感秋，却不要被秋所误。

斯人独寂寞

周末，让人极其慵懒颓废，一袭睡袍，一杯咖啡，几支老歌，几本旧书，时光过得缓慢而温柔。

我席坐于地板的一隅，靠在柔软枕头上，拿出那些需要足够的悠闲时光足够的散淡情怀才可以翻阅的文字。

当夕阳偏移，光线开始暗淡下来的时候，我站起身，脖子十分酸痛，而窗外依旧云淡风轻，海岛处子般静立，苍黄的草木隐约可现。暮色中，钟镇涛的歌声有种让人痴情神往的味道：和落花一起醉，和明月共徘徊，有情无缘过一生……

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下午，这样一个暖风熏人醉的下午，我在寂寞和荒凉中游走了几个朝代，遇见了一场又一场的美丽与哀愁的梦，以及梦中的爱情。

“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其绝。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彻。”

爱极了这几个句子，爱极了那些梅花，那些如梅般在千古时间长河中流淌过的聪慧馨香、玲珑剔透的才情女子。

我想，世间才女大抵都是至真至性、温婉多情的吧，所以，上天会赐予她们更多世间的沧桑，人世的坎坷，会让她们在一场又一场的人生际遇里历练、沉沦，也就注定其一生的寂寞，一生的荒凉。

萧红，二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女作家，一生却悲凉凄冷，继母虐待，经历四个男人，没有一个可以伴其始终。而张爱玲，那位水晶心玻璃肝的女人，却嫁做他人妾，在其男人眼里只是众多妻妾之一，不能不说是种遗憾。李清照，这位自称“易安居士”的女才子，历经活泼开朗的少女时代，“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最后，终成“谁怜流落江湖上，玉骨冰肌未肯枯”的孤独老人。即使其成就非凡，那是后话。

或者，聪慧的人总是感性敏感的，她对幸福的领悟很透彻，对不幸的感知更甚，最后，

总是要背负着伤痕、泪痕离开。

所幸，她们有过爱情。才女，总是要遭遇爱情的罢。爱情如落英缤纷，不小心，一片落在头上了。也是爱情，将她们推至两种感觉的边缘：无尽的温存，刻骨的悲凉。却不后悔。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三百的开端，便是此篇。古人如此，何况后代男子，何况此女子乃才华出众、浪漫率性之旷世佳人。只是，叫我如何遇见你，在那动乱流离之都，在那太平盛世之城。

席慕容说：“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这只是美丽的愿望。遇见，不是可以设定时间，设定地点的。如萧红，遭遇爱情的时候，正身怀六甲，贫苦如洗，十分潦倒落魄。萧军是她的宿命，相守的那一年，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尽管后来爱情枯萎，她绝望地离开，几度再嫁，与他终生成陌路，两两相望。也是快乐过的。因为她说：“在人生的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足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足迹。总算两个灵魂和两根琴弦似的相互协调过。”写这段话的时候，应该有似曾相识的温暖流过手边，流过心中吧。就算离开之后，你不会再想念我。

遭遇爱情，李清照是最幸运的，“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与赵明诚的相遇相知相守，有着融融暖意，吹面不寒杨柳风之感。红烛光影，笑语归来，羡煞天下夫妻吧。

只是，只是，爱情是场盛宴，过后，如冬日的枝头，独立寒风中，枯萎。“被你轻轻揭去，我那美丽的蝶衣，从此不再飞翔。”蔡琴唱得真好。不再爱你，我将不再有寂寞，只是，快乐亦不再。

张爱玲曾说：“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潜台词，便是不快乐。如此冰莹聪明的人，白痴般爱上那种人间污浊萎缩的男人。也许我不该如此说。爱情灿若夏花，管他是否有很多女人，管他是否汉奸败类。她寻找自己的爱情，关你们旁观者何事，纵然爱情的结局是无法挽回的悲剧。爱得轰轰烈烈，恨得坦坦荡荡，人生是悲苦艰难的，索性爱恨强烈一点吧。

我佩服她们，遭遇一场爱情，遭遇一场盛世繁华的人生，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

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抬首的瞬间，我们便撞见了爱情，轻轻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

原来，满目疮痍的生活中，苍凉如水的岁月中，还是有温暖的，只是，希望你能懂。

只是，繁华过后，我仍是寂寞的，我孩童般明净的双眼，看不透，或者透彻得入骨，你亦不懂。

斯人独寂寞。

深深庭院

庭院深深深几许

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

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庭院是我的一个旧梦，在内心深处，我总是渴望寻到那样一处庭院，深深长廊，幽幽人影，满地落花，西楼，与廊檐上那一轮明月遥相呼应。